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十一章



~在 除了少數零星的歷史記錄外，那是個早已逝去的時代。

在天使們逐漸消逝的記憶中，曾幾何時，埃爾喬並非什麼特殊品種，也不受陽光的侵蝕。當世界…

年輕的時候，它們的數量如同伊甸園曾經廣闊無垠的青草般繁茂；它們在開闊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不受日光的干擾。然而，正如時間的法則標誌著每個季節的更迭，正如每個黎明的天空最終被星光緩緩拉開帷幕，它們也終將消逝。

埃爾喬曾經輝煌的日子也漸漸消逝在了黑暗之中。

唉，儘管歷史上災難性的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地發生，埃爾霍人也注定要…

即使僅僅因為母系血緣關係，他們也會與他們的母親——被遺棄和詛咒的天使路西法一同隕落，最終走向毀滅。這確有其事；而關於此類事件的模糊記載散落在零星的偽經、古代捲軸和泥筒中，揭示了地獄形成之前一段短暫的時期——守望者和格里高利（尼菲林）那段支離破碎卻又無與倫比的歲月。

還有吉博林人——埃爾約和埃利烏德，以及各種各樣、形態各異的巨人和怪誕生物。關於這個遠古時代的簡短而普遍的記載，僅僅揭示了人們對巨人曾經漫遊地球的早期時代的集體記憶的一小部分：

起初，上帝創造了混沌，稱之為混沌。

祂從混沌中召喚出天使，他們是神的兒女。祂看見他們，他們正沐浴在祂的榮耀之中；祂

祂將自己的形象命名為愛神厄洛斯。祂最尊貴、最受寵愛的天使們…
光明，阿波羅和晨星，祂將黑暗與晝夜分開。

祂賜給他們厄瑞波斯、倪克斯和赫墨拉的名字。在天使阿波羅的天光中，祂創造了
白晝；在天使晨星的塵世光芒中，祂創造了白晝。

祂創造了光芒，也創造了黑夜。然後上帝派遣天使赫爾墨斯去召喚…
蓋亞天使的頭盔，並創造了大地。從子宮中…

祂召喚出天使烏拉諾斯的盾牌，遮蔽了大地。

祂將生命靈藥撒在地上。當祂將種子撒在地上之後，
內外皆是烏拉諾斯之水，祂召喚出寶劍

天使以太在水中投射出一片蒼穹，
將天空與海洋分開；賦予天使俄刻阿諾斯和忒提斯權力

水之守望者。事實的確如此。

~*~

在蒼穹之下，主將世界的三分之一提升到

山脈和山谷，將陸地與海洋分隔開來，覆蓋了整個世界。

祂的天使們創造了無數王國，Bestimedeus，

霍米涅德斯、阿爾忒彌斯、狄俄尼索斯和德墨忒爾。植物、魚類、鳥類、野獸和
人類的眾多王國；他的塵世花園，

祂造得真好。祂分開黑暗與光明，分開陸地與海洋。

於是祂分開天使，召集三分之一的天使前往天上。

降臨人間，守護地球。

~*~

上帝祝福祂在人間的使者，他們是…的三分之一。

天上的天使，祂稱這些神聖的守護者為格里高利和

世界守望者。上帝命令他們出發。

進入人類和動物的世界，繁衍增多。

在祂的創造之中，祂展現了祂的獨一性。主也彰顯了祂的獨一性。

請他們，並對他們說：讓他們分享祂的一切。

造物主，然而這果實乃是人類和野獸共同的果實和種子。

嚴禁。祂將統治權賜給了格里高利和守望者。

統治大地，征服大地；事情就是這樣。

~*~

正如經書所記載，在短暫的一段時間裡，地球上確實存在過巨人。那些被稱為守望者的天使，連同他們的泰坦後裔以及更遠的怪誕血脈。他們公開地與人類為伍，而人類則為他們建造神龕和廟宇，將他們奉為神。

然而，在創世之初便已存在的黑暗深淵中，甚至在潘朵拉發現達蒙之前億萬年，三個虛無縹緲的達蒙浮現出來，它們密不可分地構成了毀滅的三重奏。它們的名字分別蘊含著神聖的意義：命運、毀滅和死亡。這三個達蒙合而為一，如同無邊無際的污濁迷霧籠罩著伊甸園。它們如同匯聚成一片腐朽之雲的三重瘟疫，席捲大地，使人類和天使的心靈都陷入黑暗。在這三位一體的達蒙的籠罩下，幾乎所有的守望者都墮入了誘惑，貪戀上帝的創造物。正如上帝之子們看到了人類女兒們未經雕琢的美麗，一位名叫路西法的上帝之女也同樣如此。她被那黑暗迷霧中的原始惡魔所征服和腐蝕，她那被虛榮和慾望蒙蔽的雙眼終於得以窺見人類赤裸裸的榮光。於是，她從他們之中挑選了許多丈夫，與他們交合，每天的前夕都生下一百個墮落之子。

塵世天使——世界的守護者——帶著他們的妻子和丈夫逃離了主的面容，藏身於群山之下，並締結了一項契約：他們保守罪惡的秘密，並完全掌控著世界，包括內陸和外在。正是從這項背信棄義的契約——從天使與人類之間蓄意而褻瀆的通婚——中誕生了強大而醜陋的生物，這些生物並非上帝在創世之初的設想。這些邪惡的凡人造物包括：尼菲林和吉博林，泰坦和獨眼巨人；百臂巨人和戈耳工；龍和飛龍，塞王和拉彌亞，凡人魅魔和夢魘，埃利烏德和埃爾約，奇美拉以及多頭怪獸。

陸地、海洋和天空中長著眼睛的生物 各種各樣的邪惡怪物，最終只以無數奇妙幽靈的形象流傳於世，成為傳說和故事中的傳奇。它們彼此迥異，唯一的共同點是它們非自然的存在 這是對原始神聖設計的共同褻瀆。所有這些非自然的怪物都統稱為：達蒙。在達蒙的早期時代，巨人眾多。最終，恥辱、陰霾和背叛的沉默籠罩了伊甸園，扼殺了上帝創造的純真。

在全世界所有的觀察者中，有一位觀察者擁有無與倫比的美麗。她光芒四射，凌駕於所有天使之上 無論是天上的還是地上的 天地皆知她眾多尊貴的名字的含義，例如光明的海勒爾、花園的莉莉絲、天上的晨星，以及數不勝數的其他名字。然而，她卻毫無謙卑之心，她是一位驕傲的天使，禁止人類建造與她相似的廟宇或祭壇，以免低劣的形象玷污她自認為的光輝。身為天使厄瑞波斯和蓋亞的私生子，她的確是…

大地與徹底的黑暗顯現，以至於連白晝的光芒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人類只能低聲呢喃這位美麗人間天使的名字。

人們改稱她為“路西法爾”，在秘密和夢境中召喚她相伴，她來到男人身邊，是為了滿足他們對她的渴望之火，而這些男人為她繁衍了成千上萬個孩子。這些長翅膀的孩子就是遊蕩在空中的埃爾喬。

天空一片澄澈，無人能敵。總而言之，埃爾約升騰而起，宛如一群群明亮的鳥兒，組成巨大的雲朵，直衝雲霄。

它們沖天而起；在飛行中，它們龐大的數量在地面上投射出下游的陰影。

大地。人類凝視著埃爾約，路西法及其同類的眾多子嗣，驚嘆不已。然而，這卻是塵世天使的末日，黑暗的三大災禍已籠罩了天使和人類的心靈。

命運、厄運和死亡都要求覲見他們每一個人。

許多塵世守望者及其凡人配偶隱匿於群山深處，而他們眾多醜陋怪誕的後代則統治著廣闊的天空和海洋，這促使天庭派遣天使拉斐爾前來見證祂的憂慮。於是，拉斐爾化身為人靈從天而降，與那些少數未受塵世誘惑的純潔守望者對峙。這些守望者是忠誠的軍團，包括：秩序之主米迦勒、分裂之主加百列…

道路之神阿茲拉爾、靈性之神薩拉凱爾、烏列爾、雷米爾、塔迪爾，以及無數神聖等級的首領靈體。米迦勒將他所見證的一切告訴了拉斐爾。

米迦勒向拉斐爾揭示了大部分守望者（即神的兒女）的真相：他們娶了人類的兒女為妻。

以及那些生育了許多強大子女來繼承地球的丈夫們。

麥可講述了墮落的守望者們在哈雷梅爾山上締結的契約。

在消失於杜達埃爾和烏爾赫山谷之前，祂特別提到了他們的數量，因為他們人數眾多。米迦勒向拉斐爾揭示了這些自稱為「十首領」的眾天使的名字。他們是塞姆亞扎天使的奸詐軍團，包括以西結、劍之薩麥爾、光明路西法爾、門之刻耳柏洛斯和九頭蛇、命運之神阿撒茲勒、火焰之神普羅米修斯、言語之神赫爾墨斯、基斯德亞、馬切特、阿特拉斯、阿拉基爾，以及成千上萬侍奉在他們之下的塵世。

拉斐爾得知，那些背棄上帝之聲、自立門戶的守望者們，已經屠殺了無數反對他們的天使。拉斐爾也得知，他們曾多次以邪惡的手段誘惑和奴役人類。尤其令他震驚的是，塞姆亞扎、薩麥爾和阿撒茲勒為人類的兒女們抽籤，從中奪取了許多妻子；而路西法則從人類的兒子中挑選丈夫。拉斐爾也得知，人類從未向十首領或他們褻瀆神明的契約宣誓效忠；然而，人類卻無法違抗這些天使的意志。

他們試探他，並用將他永遠封印在山下的威脅來恐嚇他。

當拉斐爾目睹了世間發生的一切，並帶著所學到的一切返回天堂時，主命令潔淨大地，清除一切玷污其面貌的邪惡。隨即，寶座的憤怒以種種令人困惑的方式降臨世間。由於主看到眾多叛逆的守望者改變了受造物的面貌，祂也改變了祂那些未被玷污的、倖存的天使的權柄、地位和權威，使他們看似完全分離，儘管他們在靈裡緊密相連，如同一體。

主賜給祂忠誠的天使們分裂之劍和秩序之盾，前者來自加百列，後者來自米迦勒。祂也賜給他們阿茲拉爾的通行之翼和薩拉凱爾的頭盔，從而使祂所有盡職的天使都成為...

他們時時刻刻準備著戰鬥。在上帝所定的時期，祂尊貴的兒女們化作了一支支密不透風、勢不可擋的戰士。在所有這些被召集到寶座前的天使軍團中，主稱他們為混沌，並賜予他們如同祂自己的秩序。他們的隊伍合起來，便成了寶座的秩序。

於是，在上帝寶座的遮蔽下，全副武裝的天使們集結起來。

反對他們塵世的兄弟姐妹。

唉，歷史的記錄永遠銅刻在石頭上，事件永遠凝固在最古老的石碑和時間的典籍中。於是，可怕而神聖的傳奇就此拉開帷幕，千年戰爭和天使大分裂的開端由此敲響。大地飽受苦難。

它那完美的花園被徹底摧毀，被奴役與罪惡、謙卑與驕傲，以及對上帝和天使同樣堅定不移的忠誠所碾碎。在人類以漫長黑暗的世紀來衡量的歲月裡，天使們見證了一個輝煌而意義非凡的時刻。伊甸園裡所有的歌聲都噤聲了，在天使們那令人難以忍受的嘶吼聲中，被踐踏得徹底消逝。

在創世之初的這片荒蕪之地，地殼崩裂，萬物凋零，唯有苦澀的雜草和天使毀滅的種子頑強生長。人類背井離鄉，逃往世界各地。他們跋山涉水，穿越沙漠、海洋、高山，挑戰各種惡劣氣候，尋求地球上最偏遠、最原始的地區，以躲避那些酷似天使之人的追殺。他們隱匿於地球的邊緣，長達千年之久。

主的靈以復仇之劍的形式降臨大地，祂再次藉由天使赫爾墨斯行事。祂召來第二位見證人，此人既非拉斐爾，也非天上地下的任何其他天使。相反，祂召來一位謙卑忠信的文士，讓他行在祂的靈中，記錄一切啟示給他的事。於是，祂藉著赫爾墨斯召來一位凡人，瑪土撒拉的幼子；瑪土撒拉各支派的長老們稱這位年輕的文士為“行在靈中的瑪土撒拉之子”，祂便給他取名為以諾。

主的靈引領以諾登上哈雷梅爾山，那座被詛咒的山，十首領曾在此向上帝發誓，自立為人間的神；主的聲音命令以諾將所有的一切記錄在圓筒上。

祂親眼所見。以諾遵行神的話語，並為後世記錄下來。在祂記錄的時代，以諾在哈雷梅爾山頂，因親眼目睹聖靈的啟示而日漸衰老；然而，祂仍受聖靈和聖言的感動，將神允許祂所見的一切記錄下來。祂的記錄始於鮮血，守望者之間的關鍵之戰。主的靈離開山頂的以諾，化為復仇之劍降臨大地。千千萬萬天使軍團聚集在劍後，追捕十人首領。劍找到了他們，並將他們繩之以法，而以諾則將這一切記錄了下來。

剎那間，大地如同被敲響的鑼鼓般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在創世史上最慘烈的衝突中傷痕累累。溪流和河流被鮮血染紅；瘟疫如同火風暴般蔓延；整片森林化為碎片；山巒崩塌，山谷中堆滿了千軍萬馬腐爛的殘骸。天使和泰坦的碰撞如同滾滾而來的毀滅雪崩。各種充滿憤怒的尖叫、翻騰的塵土、雷鳴般的咆哮、燃燒的灰燼和駭人的哭喊充斥著天空，甚至震聾了天空，令人窒息。當天堂屏住呼吸，天使們羞愧地將目光從腳下呻吟喘息的世界移開時，就連上帝的寶座似乎也搖搖欲墜，岌岌可危，隨時可能被一場邪惡的叛亂所吞噬。在這毀滅性的一天，無數的天使、人類和...

死去的野獸數量相當於天上所有星星的一半。

神的憤怒吞噬了那些桀驁不馴的守望者的熱情，主的聖言傳遍了所有海洋。神命令天使蓋亞和厄瑞波斯將地底最深處及其下的水域劃出來，留給那些違背祂的天使。上主要求所有桀驁不馴的天使都遭受他們曾用來恐嚇人類的同樣命運——永遠被封印在群山之下。因此，在那神聖審判之日的第一道曙光中，神開啟了詛咒的黎明，地獄誕生了。

主的利刃詛咒並懲罰了那些未死於劍下的叛逆天使，祂對他們的詛咒同樣嚴厲。他們原本的美麗被野獸般的醜陋所取代，由內而外都充滿了他們的容貌，因為在上帝眼中，他們已是可憎之物。

上主將他們投入大地深處，投入蓋亞和厄瑞波斯所設立的黑暗與難以想像的恐怖之國。祂將這放逐他們的國度稱為塔爾塔羅斯之地，冥界，遺忘之境，死亡，厄運，地獄。祂隨後在這國度及其墮落的守望者之上加蓋了一道巨大的封印，直至這些邪惡褻瀆的天使在寶座前接受審判之時。這道巨大的封印由三塊由主劍鑿成的門石組成。這三塊門石如同三個精密卻又難以解釋的相互連接的翻滾裝置，共同將冥界和守望者的深淵與人類的更高領域以及天堂徹底分隔開來。

即使人類的兒女們都將責任歸咎於...

上帝，主，並沒有忽視人類的罪惡以及祂與天使的密切聯繫。

因祂的罪過—祂與十首領的軍團行淫，以及祂的

因故意隱瞞此類罪惡行徑，主在祂的頭、心、身、眼中分別設立了四重懲罰的印記。祂在祂的頭上設立了知識的懲罰，使祂變得足夠智慧，能夠認識到自己愚昧本性的羞恥。

祂將躁動不安的倒影放入祂的心中，以致祂的靈魂在面對每一個誘惑時都痛苦掙扎。祂將生與死的重擔與痛苦放入祂的肉身，以致祂的生命短暫，便將肉身歸於塵土。祂將世界之光放入祂的雙眼，以致雙眼對上帝的面容和祂天上的天使視而不見。即便人類羞愧地跪倒在地，虔誠祈禱，上帝仍按著這形象創造了他。

唯有出於恩典，主的憤怒才沒有像吞噬那些背叛的守望者那樣徹底地吞噬人類；然而，上帝確實允許人類在祂短暫的生命中，若祂願意，也可以承受同樣的詛咒命運。在祂短暫的救贖生命中，天堂不再是恩賜，而是祂從罪中得赦免後獲得的樂園。祂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意圖、每一句話，都完全掌握著祂的命運。祂將做出自己的選擇：要麼在天國、秩序和救贖中度過永恆，要麼擁抱塔爾塔羅斯、混亂和詛咒的國度。為了證明上帝常常以難以估量且神秘莫測的方式行事，祂並沒有將人類與天使完全分開——或許祂過去的憤怒不足以抵銷祂對祂自己的兒女和人類兒女永不止息的愛。祂允許彼此繼續相伴，即便只是在思想和精神層面。

人類繼續為這些墮落天使建造神聖的廟宇，定期召喚他們的靈魂尋求建議、祭品和幫助。儘管這些被放逐的天使被放逐到廣闊的冥界塔爾塔羅斯和哈迪斯，永遠對上帝及其天上的天使懷有怨恨，但他們仍常常以昔日熟悉的容貌出現在人類面前，向他們揭示造物諸多赤裸裸的真理——關於星象、火焰、金屬、雲朵、魔法、石頭、野獸、河流和海洋，甚至包括曾經被嚴密的秘密。

然而，有一位墮落的守望者，因失去美貌和昔日放蕩不羈的自由而心懷怨恨，她忍受了一段極度黑暗和絕對隱居的歲月；她將自己的醜陋隱藏在塔爾塔羅斯的最深處，將自己埋葬在最荒涼的地區，那裡盤根錯節的土地長成黑色扭曲的樹林，河水騰成污泥和沸騰的泥漿。在她自我放逐的漫長歲月中，即使是冥界最敏銳的天使也忘記了海勒爾和晨星這兩個曾經臭名昭著的名字。在路西法的選中

在腐朽的孤獨中，她面色蒼白，心中對人類的背叛愈發憤恨。在這翻騰的怨恨泥沼下，她無止盡的陰鬱化作一種無法抑制的執念，她渴望腐蝕人類的本質，使他們背棄上帝和天堂，最終與她一同遭受詛咒的命運。在她永恆囚犯的黑暗中，她墮落成魔鬼本身，這位墮落的光明天使變成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貪婪無度的夢魘女王——一個性感而永不停歇的幽靈，潛入凡人的神聖夢境，吞噬他們的靈魂。

大洪水之後，天使的血肉之軀被徹底從地球上抹去，只有人類世世代代倖存下來，成為野獸、飛鳥和田野的唯一凡人守護者。四季更迭，如同躁動不安的飛蟲。山川起伏，河流奔湧，在祂那永不停息的世界裡奔騰不息。直到一個寧靜的清晨，當人類耕作花園時，偶然在亞洲腹地發現了一枚埋藏的印章。祂認定這枚刻滿銘文的印章是神聖的，便清除了時間的塵埃，將其供奉起來，並在其上建造了一座神廟。五百多年來，祂珍愛著這件聖物，公開地像崇拜金牛犢一樣膜拜它，同時又像盜賊守護贓物一樣小心翼翼地守護著它。他畢生致力於此。直到那命運攸關的一天到來，人類既聰明到足以打開大門，又愚蠢到足以冒著這樣的處決的風險。

法國蘭斯 ~ 布拉西城堡 ~ 1348 年 4 月

“你不是男孩，你是青年了。別再玩弄這些了，抬起頭來！”
布拉西終於從男孩忙碌的手指間取下那匹小白馬，把瓷偶塞進自己的衣袋，然後催促男孩朝一扇高高的木門走去。“現在，把它拉開。她不會因此傷害你的。”

「它會出來吧？」男孩緊張地問。
「她會來的。只是來認清自己的位置。現在，管好你自己。」布拉西用拐杖敲了敲男孩的臀部，催促他往前走。
「可是我做不到。」男孩呻吟著，一步跨過拐杖的攻擊範圍。
布拉西哼了一聲。“那你又在幹什麼？”
“它會飛出大門的，弗朗索瓦叔叔！我知道，它一定會！”

布拉西嘆了口氣。他揮舞著拐杖，用杖尖戳了戳地面，然後……
他雙手握著鍍金的把手，俯身凝視著那個坐立不安的孩子。一陣微風吹過馬廄，吹動著布拉西寬大的襯衫。

像捲簾一樣。他寬鬆的褲子低低地掛在胯部，褲腳短到膝蓋。露出木乃伊般的繃帶，這些繃帶緊緊纏繞著他的大腿，一直螺旋式地垂到腳踝。繃帶上散佈著一些斑點—鮮紅的污漬。

頑固的傷口滲出液體。布拉西眯起眼睛，清晰地說：“邁克爾，此刻，我要你告訴我你的感受。”

男孩垂下目光，退後一步。「害怕，」他坦白道。你如何判斷她的感受？

「或許是生氣了，」男孩說。「她很壞，是全世界最壞的生物！」

「胡說八道！」紅衣主教啐了一口，“她不過是裝腔作勢罷了。實際上，她被困住了，很害怕。她唯一知道的表達恐懼的方式就是裝得可怕。”

男孩猛地抬起頭，眉毛高高揚起，眼中閃過一絲光芒。“害怕？害怕什麼？”我？」

「當然了！但是，如果你像她害怕你一樣害怕她，那你又該如何呢？」

「你打算騎上她嗎？」男孩轉過身，打量著馬廐門上斑駁凹陷的木板，心中思忖著那股靜謐而強大的力量正等待著釋放。布拉西繼續說：「你必須讓她看到你並不害怕。只有這樣，她才會不再害怕你。」布拉西用手杖指著男孩。“邁克爾，你必須邁出第一步。”

掌控她，讓她覺得自己是你的一部分，就像駿馬與騎士密不可分。只有這樣，她才能認清自己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麥可垂下肩膀抱怨道：“可是如果它害怕，踩到我怎麼辦？”

「絕不可能！」布拉西低吼道。「走！」他一跛一跛地朝攤位走去。

男孩站在那裡，抗議道：“可是弗朗索瓦叔叔！”

「可是什麼都沒有！現在，過來！」男孩悶悶不樂地照做了，布拉西還在佈道。“你告訴我…”你曾夢想像風一樣馳騁，是嗎？嗯，這是一匹特別的駿馬——一匹意志堅強的駿馬。你想像你父親那樣駕馭它，是嗎——像騎士一樣？去對抗英格蘭人？

「可是，千萬別騎那匹馬！媽媽說那匹馬有問題，它好像……」野蠻邪惡的眼神。

布拉西猛地轉身。「邪惡？邁克爾，她根本不是那樣的人。你母親只是像所有母親一樣，對這類事情過於敏感而已。來吧。」他繼續朝馬廐後方走去，來到一堆堆散落在泥地上的干草旁。男孩有些猶豫地跟在他身後。

「再說，她也沒什麼大毛病，只要馴服她的性情就能痊癒。如果你能控制住她現在難以控制的焦慮，她會好好為你服務的。你們倆得先認識一下。」布拉西在最後一個馬廐前停下，用手杖敲了敲。

推開破舊馬廐門的門門。“現在，打開門，牽著她走，就像任何一位優秀的騎士牽著一匹駿馬一樣。”

麥可悄悄溜了出來，打開門門，匆匆退到叔叔身邊。門

馬廐門吱呀一聲打開，漸漸敞開，露出一匹巨大的黑色母馬的臉龐。它高高昂著頭，耳朵向外撇著，眼睛和男孩的眼睛一樣潔白。這匹馬在馬廐轉圈，一邊喘著氣，一邊踩著蹄子。它用蹄子掃過塵土，猛地向前衝。

「不行！」布拉西揮舞著拐杖，擋住了它的去路。「別動！冷靜！」母馬嘶鳴著，焦躁地搖著頭，退回到馬廐深處。

紅衣主教微微一笑，目光嚴厲地盯著那匹馬的眼睛，那馬似乎……

她被老人的目光催眠了。「是的，你會的，」他一邊低聲說道，一邊放下拐杖。突然，他的聲音變得既稚嫩又詭異。

「看到了吧？你首先得讓她知道你是她的主人。」他臉上露出一絲冷笑。

「她真是個非凡的女子，就像風一樣。」牧師清了清嗓子，定了定神，過了一會兒才說道：「現在，邁克爾，我想讓你……」他把目光從馬身上移開，發現邁克爾站在離他相當遠的地方，倚著一根馬廐柱子，目光越過柱子，瘋狂地望著前方。布拉西轉過身去。

「麥可！立刻回到我身邊！她不會——」布拉西被馬蹄踢飛，一頭栽進乾草堆裡，那匹馬從他身邊呼嘯而過。掙脫束縛的駿馬咆哮著衝出馬廐，奔向鄉間。布拉西呻吟著躺在地上，寬鬆的襯衫蓋住了他的頭。

他只能聽到一陣刺耳的笑聲，邁克爾斷斷續續地說：“我早就跟你說過，弗朗索瓦叔叔！每次你打開大門，它都會這樣！”

「夠了，麥可！」布拉西雖然驚愕不已，但並未受傷。他坐起身，把襯衫從頭上脫下來。他一邊斥責邁克爾，一邊整理好自己的身體，並從他身上抽出稻草。

頭髮。「如果你沒有逃跑，也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他環顧四周。“我的拐杖呢？”

男孩咯咯笑著跑向他。他從乾草堆裡撿起拐杖，

他把東西遞給了布拉西。他朝馬廐柱子做了個手勢，用一種孩子氣的邏輯說。

“弗朗索瓦叔叔，你應該躲在木頭後面。”

「不，麥可。要不是我正盯著你看，才不得不背對著她……」布拉西把拐杖撐在身旁，彎下腰，呻吟著試圖站起來。然後他嘆了口氣，頹然地倒回乾草堆裡。“去叫你媽來，兒子。”

男孩卻輕笑一聲，一頭栽進布拉西身旁的乾草堆裡。「我知道她為什麼總是生氣了。」布拉西只是抿了抿嘴，盯著馬廐的屋頂。男孩像一隻潛伏的老虎般在乾草堆裡爬來爬去，湊到布拉西耳邊，然後一屁股坐下，雙手攏成喇叭狀，低聲說道：“因為她體內有魔鬼！”

布拉西眯起眼睛瞪著麥可。“廢話，別說了！”

男孩歪著頭問：“為什麼？”
“魔鬼只傷害人，不傷害動物。”

麥可滾開，在乾草堆裡滾出一個洞，露出了泥土地面。
他穩住了身子。他把臉埋進洞穴裡，聲音在洞裡悶悶地傳來，他問布拉西：“如果我是只動物，那魔鬼就傷不了我了？”
“你不是動物，你是男孩。魔鬼會把他們變成動物的想法灌輸到男孩的腦子裡。”

麥可把手伸進洞裡，抓了抓泥土，從洞裡掏出一把塵土。他把塵土丟到身後，拍了拍手掌上的塵土，聞了聞手指。「我知道魔鬼在哪裡，弗朗索瓦叔叔。」男孩指著他挖的洞說，
“他就在那兒，在那個我不能說的地方。”

「別說那個詞，」布拉西說著，更深地埋進乾草堆裡，雙手枕在腦後，十指交叉，繼續盯著天花板。
他接著說：“是的。他被囚禁在那裡，是因為上帝懲罰了他的邪惡行徑。正如你作惡會受到懲罰一樣，魔鬼也因為向世人散播邪惡而受到懲罰。”

男孩琢磨著布拉西那略顯簡單的比喻，然後問道：“可是弗朗索瓦叔叔，如果瘟疫是邪惡的，那魔鬼又是怎麼出來製造它的呢？”

事情會如何發展？上帝為什麼允許他這樣做？

布拉西輕笑了一聲。“它叫做瘟疫，邁克爾，瘟疫。而魔鬼也無法……”
讓他擺脫囚禁。

“那他是怎麼做到的？”

“等你長大些，懂得足夠多，能夠討論這類事情的時候，我們再談這件事吧。”

男孩在他身邊挪了挪身子。“可是我比你大，弗朗索瓦叔叔！你可以告訴我。”
布拉西坐起身，拍了拍男孩的手臂。“現在，你要明白，你必須全心全意地愛上帝。你愛上帝，對嗎？”

「我愛上帝，我恨魔鬼！」麥可說。「我知道上帝行善，魔鬼作惡，上帝是良善的，魔鬼是邪惡的。你看，我現在更成熟了！」

「是的，你的確長大了。善即上帝，惡即魔鬼。所以，只行善。」布拉西揉了揉麥可的頭，笑了。“你父親會為你感到驕傲的。”

男孩跪著挪動腳步，從乾草堆裡抽出一根長稻草，在手指間轉來轉去。“弗朗索瓦叔叔，您能教我祈禱嗎？”

紅衣主教難以置信地看著他。“你已經知道如何祈禱了。”

“不，我是說，就像你禱告時那樣，非常虔誠地，用那些我聽不懂的詞語禱告？你能教教我嗎？”

布拉西被麥可天真地提及拉丁文祈禱文逗笑了。“嗯，我倒是可以。你想當騎士和牧師嗎？”

「如果我用那些話禱告，上帝真的會殺死魔鬼。」布拉西看到孩子越睜越大的眼睛裡閃過一絲光芒，便繼續說道：“或者，你可以祈求上帝殺死他，因為你已經知道那些話了！你能祈禱這件事發生嗎？”

布拉西搖了搖頭，咬緊牙關。「祈禱不是那樣起作用的，邁克爾。」也許等你年紀大了

男孩丟掉吸管，握著手指。布拉西轉而查看自己的腿，拍打著繃帶上的血跡。布拉西感覺到男孩拉了拉他的襯衫袖子。

“弗朗索瓦叔叔？”

“是的？”

“為什麼上帝讓魔鬼殺害了我的父親、雅克叔叔以及其他所有人？”

「那是一場戰鬥，邁克爾，是人與人之間的戰鬥。不過，如果你想聽的話，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他說。

“告訴我，那是什麼？”

布拉西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我為你父親和雅克叔叔祈禱了，我還用了那些話。你知道上帝告訴我什麼嗎？」

“什麼？”

「他告訴我，他們現在都在天堂。你的父親此刻正在天上微笑地看著你，等著你生命終結之時與他團聚。」

“你是說，當我死的時候？”

布拉西嘆了口氣。“好吧，那就這樣吧。”

麥可哼了一聲，往後靠了靠。「可是我不想死。他們把你埋在土裡，跟蟲子混在一起，然後你的骨頭就都掉下來了。我挖出一隻我曾經埋過的鳥，結果只剩下骨頭，羽毛和血肉都沒了。」

紅衣主教搖了搖頭。「然而，邁克爾，我們的靈魂不會葬身地下。我們的肉體……」死亡——我們的靈魂升天。所以你看，我們其實從未真正死去。之所以感覺像死了，是因為我們既有血肉之軀，也有不朽的靈魂，而我們常常被肉體的束縛所蒙蔽，無法看清真相。

“但是弗朗索瓦叔叔，如果我們看不見自己的靈魂，又怎麼知道它是真實的呢？”

“我們不需要親眼看到，邁克爾。上帝已經告訴我們了。他愛我們，他希望我們……”與他同在。

男孩停頓了片刻，似乎在思考。“您能教我其他的詞語，讓我也能與上帝對話嗎？”

“你每次禱告時都是在和上帝說話，不需要其他言語。”

男孩搖了搖頭，堅定地回答說：“但我願意，這樣祂就能像對你說話一樣對我說話！祂從來不跟我說話，但那樣我總是睡著。”

布拉西輕笑一聲，拍了拍男孩的胸口。「他會在你的心裡跟你說話，你必須用心聆聽他的聲音。」

麥可把手放在胸口，感受自己的心跳。然後他抬頭看了看馬廄的屋頂。最後，他放下手，瞥了一眼乾草堆上的洞，轉頭問布拉西：“弗朗索瓦叔叔，如果我們在天堂，魔鬼還能傷害我們嗎？”

布拉西哈哈大笑。“當然不是！”

“然後我想去天堂，再見爸爸和雅克叔叔。可以嗎？”

布拉西揉了揉男孩的頭，笑著問：“你想去天堂嗎？”

男孩咧嘴一笑，抱著一把乾草跳了起來，雙臂張開。「我要當天使，長出翅膀飛得飛快，這樣魔鬼就抓不到我了！」他猛地從乾草堆上跳起來，繞著馬廄的柱子轉圈，假裝自己在飛。

他一邊說著，一邊在身後撒稻草。“像這樣，弗朗索瓦叔叔！你看我跑多快？”

他不停地轉圈跑，轉得頭暈目眩。過了一會兒，麥可踉蹌了一下，跌倒在地。他眼神迷離，咧嘴一笑，問道：“我剛才跑得很快，對吧？像風一樣？”

“沒錯，邁克爾，”布拉西肯定地說，“速度快得像風一樣，甚至更快。現在去把你媽媽叫來。”

男孩卻把注意力轉移到馬廄的地板上，用耙子把塵土耙成一堆。他盯著那堆泥土，笑容消失了。然後他笨拙地站起身，問布拉西：“上帝會讓英國人上天堂嗎？”布拉西在泥土裡尋找合適的詞語，邁克爾接著說：“因為，如果英國人能上天堂，那我也要去。”

「把他們趕出去，他們殺了我父親和雅克叔叔，所以他們不能和我們在一起。」他一腳踢過馬廄地板上的塵土堆。布拉西從男孩的話語中聽出了同樣的、無法消除的憤怒，這憤怒也常常從他自己飽受折磨的內心深處湧現。男孩踩了踩塵土堆最後的位置。“還有魔鬼。”

我們會像踩死蟲子一樣踩死他們，直到他們的骨頭都掉下來！

「麥可！夠了！」布拉西怒吼。「上帝絕對不會聽到這些話！」孩子看著布拉西，彷彿突然想知道他身在何處。布拉西發現麥可眼眶含淚，

紅衣主教嘆了口氣，垂下下巴，沉思著胸中那股惡毒的仇恨。布拉西呼喚著孩子。「過來。」男孩撲進了布拉西的懷裡。他們默默地擁抱在一起，分享著一種靜默而持久的痛苦，任何言語、祈禱，都無法撫慰。

承諾可以充分表達或緩解。

最後，布拉西開口安慰男孩：“你還有你媽媽和我。你會繼承布拉西這個姓氏，生下許多像你一樣優秀的孩子，讓你的母親得到安慰。如果你真的想學，我會教你其他的詞語。”

「我愛你，弗朗索瓦叔叔，」麥可喃喃道，聲音悶悶地埋在布拉西的脖子裡。
“就像我愛你一樣，”布拉西一邊撫摸著邁克爾的頭一邊回答道，“你是我永遠無法取代的兒子。”
「有了。」他嘆了口氣，輕輕推開男孩，把一匹小瓷馬塞到他手裡。“好了，乖乖地去把你媽媽叫來。天色已晚了。”
男孩抽了抽鼻子，直起身子，笑了笑。「是的，弗朗索瓦叔叔。」說完，麥可用袖子擦了擦鼻子，飛快地跑出了馬廄。布拉西向後倒在乾草堆裡，揉著臉呻吟起來。

紅衣主教凝視著馬廄入口，聽著輕快而匆忙的腳步聲。他坐直身子，只見一個瘦削的中年婦女匆匆走進圍欄。她是蕾妮·德·布拉西的遺孀，阿爾塞·德·布拉西。

「弗朗索瓦！」她一邊喊著，一邊在馬廄裡尋找，同時用圍裙擦了擦手。
「給你，」布拉西咕噥著，揮了揮手。
她衝了上前去。“仁慈的上帝啊，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你受傷了嗎？”
「只有墮落者，」布拉西說著，伸出手。“如果你們能允許我保留這份尊嚴的話。”
站立”

她把他拉起來，一邊抱怨道：「你看都發生了什麼！你不能到處走動。注意你的繃帶！它們髒了，傷口又開始流血了。比之前還厲害。」布拉西只是笑了笑，拄著拐杖站了起來。他覺得阿爾塞很有魅力，尤其是在生氣的時候，更是美得驚人。

「你應該休息一下！你為什麼在這裡？」阿爾塞質問他。“邁克爾也在這裡嗎？”

布拉西朝敞開的馬廄大門點了點頭。“她又逃跑了。”

阿爾塞看著那間門半開的空蕩蕩的隔間，厭惡地搖了搖頭。「她永遠消失對我們來說更好。我猜她最後把你踩死了。你給我老實告訴我。你為什麼把她留在這裡？如果你說是為了邁克爾，我可不信！」她用手指著隔間。“我不想讓邁克爾靠近那玩意兒。那東西！它跟別的都不一樣。”

「事實上，它要優越得多，」布拉西為這匹馬辯護道。
「喔？」她歪著頭。「那鐵匠為什麼那麼急於把這匹馬換成另一匹呢？我告訴你，他一輩子都在做馬匹買賣。一個如此了解這些牲畜、如此精通這門手藝的人，為什麼會如此急於虧本呢？」

布拉西嘆了口氣。「正如我之前跟你說過的，阿爾塞，它的臀部出了問題。它甚至連拉車都拉不動太遠。或許鐵匠已經為另一匹馬找到了買家，一個願意出高價的人。這只能靠猜測了。」

阿爾塞發出了一聲諷刺的笑聲。「猜測？」她又輕笑了一聲，然後恢復了鎮定，雙手叉腰，轉身欣賞日落。

「順便一提，我今天從麵包店回來的時候，有幸和一位來自阿維尼翁的頗有名望的教士交談了幾句。他舉止得體，甚至可以說是和藹可親，而且對教皇宮裡發生的事情也瞭如指掌。」布拉西拄著拐杖，身體僵硬起來。他咬緊牙關，環顧四周的馬廄。

“他甚至還認識你，”她補充道。

她還沒完全轉過身，布拉西就抓住了她的手臂。“這個牧師是誰？你跟他說什麼了？”

「你弄痛我了！把你的手放開！」阿爾塞把手臂從他身邊抽開，整理了一下襯衫。

“請原諒，”布拉西回答道，“我只是想——”

阿爾塞哼了一聲，轉身背對著他。她抱起雙臂，望著暮色漸濃的天空。今日的暮色格外明亮，彷彿天空正隨著黎明的腳步飛速移動。「我們只是說了幾句話而已。」

她

她承認了，然後轉身上下打量他。她的目光落在了他纏著繃帶的雙腿上。「不過，我問過他關於宮廷廚房火災的事，但他記不起你描述的那件事。」她凝視著他的眼睛。

布拉西抿了抿嘴，翻了個白眼。「如果我說我不記得自己被燒傷過，難道我的傷就會消失嗎？說真的，阿爾塞，一個人的懷疑或缺乏證據並不代表另一個人有罪。」

“你是紅衣主教，”阿爾塞冷冷地說，“你應該更清楚這在上帝眼中意味著什麼，不是嗎？”

布拉西嚴厲地瞪了她一眼。“的確，我應該這麼做。而且我告訴過你，在我康復之前，我不想讓你透露我的行踪。”

阿爾薩伊微微一笑，聳了聳肩。“正如你所問的，我沒有。”

「好極了，」布拉西冷冷地說。「我們該告辭了？」他一跛一跛地朝……走去。進入馬廄後，阿爾塞只走了幾步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攔住了他。

“弗朗索瓦，有一件事我必須毫無疑問地知道。”

“那是什麼？”

「你既是上帝的僕人，甚至是樞機主教，又是我兒子唯一的在世叔叔，所以我理應期望你告訴我真相。」

布拉西嘆了口氣，拄著拐杖撐起身子，看著她鞋子上磨損的痕跡。

她抬起頭，目光落在她身上。“怎麼了？”

「你剛剛說你是從哪裡弄來這匹馬的？」她厲聲問道，語氣中帶著挑釁。

「我早就告訴過你，從宮廷馬廄的時候就告訴過你。難道我們活著的時候也要反覆思考同樣的問題嗎？」

阿爾薩伊緊抿嘴唇，堅定地點了點頭。「我們必須這樣做。」她瞥了一眼別處，然後緊緊握住……她雙手撐著肩膀，直視著他的眼睛，強顏歡笑。“幾天前我和鐵匠談過，他嘲笑我。他說那匹馬的臀部沒有任何問題，還告訴我：‘這不是一匹普通的馬。’”

因為它有無可辯駁的標記，國王陛下皇家衛隊的標記。弗朗索瓦，我現在問你：這怎麼可能？

「皇家衛隊？」布拉西難以置信地問。“我從教皇的馬廄裡弄來了這匹馬。”

「那是教廷的財產。」他們的目光隨即交匯，布拉西和阿爾塞之間燃起一股強烈的對視之火，彷彿兩人都想看穿對方。阿爾塞率先移開了視線。

「我猜想，或許鐵匠弄錯了，」她說。「可是，他告訴我他如何命令戰馬原地後退、衝鋒包抄、側身躺倒，裝死不動。如果不是經過戰鬥訓練，戰馬怎麼可能服從這樣的命令？而且，教廷的戰馬又怎會如此身經百戰呢？」

布拉西聳了聳肩。“這匹馬有可能原本是軍馬，後來才落入教廷手中。這件事我們或許永遠也解決不了。”

「或許吧，」阿爾塞回答道，語氣中仍不十分確信。

當他們離開馬廄時，阿爾塞眺望著遠處樹林的邊緣。「很好。我們天一亮就去找你的馬。它不會走遠。」她托著布拉西空著的那隻胳膊，扶著他朝房子走去。

「這是一匹好馬，」布拉西評論道。“給她足夠的時間適應。”

「你的胃口恢復了嗎？」阿爾賽問道，似乎已經對這個話題感到厭倦了。

「我餓壞了，」布拉西坦言。

「這正是我所希望聽到的。您的餐盤會盛滿，杯子會溢出，甚至還有新鮮的麵包。晚餐後您應該好好休息。我們得給您換上繃帶，讓您重新成為一位正直的紅衣主教。」她拍了拍他的手，輕笑了一聲。「或許您自己就能成為教宗。到那時，麥可該如何稱呼您呢？」她笑著問。「尊稱為：教宗叔叔？」布拉西勉強笑了笑，搖了搖頭。

他們緩緩走向城堡，在隨之而來的寂靜中，隱約聽到遠處傳來狗不停的嚎叫。遠處，暮色籠罩著鄉村，透過……

薄薄的雲層掠過，只有最亮的星星隱約可見。其餘的都被籠罩在天際的灰色陰影所掩蓋。呼嘯聲持續不斷，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和不祥的呻吟預示著不祥之兆，或許有什麼可怕的东西正從地平線上升起，像風中的翅膀般穩步逼近。

~*~

即使布拉西隱居在蘭斯城，偏遠的加爾迪恩修道院也彷彿是一片荒蕪的戰場，充滿了神秘的屠殺，士兵、僧侶、侍從和戰馬的殘肢斷骸散落在各處，混雜在一起。自從那個可怕的夜晚，布拉西打開了第二塊門石之後，數百人被撕碎拋擲，殘肢散落在修道院教堂飛舞的雕像最後一次拋擲的地方。這些散落的殘骸如此徹底地掩埋著。

風吹日曬雨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惡臭，只剩下吹過白骨、破衣和頑固毛髮的沙沙聲。修道院所在的坡地如今成了一座倒置的、朝上的墓地，是對全人類的莫大侮辱。

伯恩船長堆起的泥堆早已從大教堂外牆的裂縫中脫落，為他試圖封鎖的腐蝕性怪物提供了充足的通風。教堂內部，祭壇下方，旋轉的石柱發出呻吟和哀嚎，即使六噸重的頂石噴出一股死亡氣息，也絲毫沒有減弱。這霧氣是每晚都會出現的，更像是一種可預測的、縹緲的夜霧。

它並非如傍晚的薄霧般消散，而更像是一個有機體。黃昏時分，它悄然從大教堂中湧出，如滾滾而來的黑暗地毯般鋪展在山坡上，濃重的黑色吞噬了水面和石面上所有的光澤和閃爍。這灼熱的霧氣籠罩著大地，直到黎明破曉，最終總會將焦土化為一片。而這致命的帷幕，總是緩緩地從修道院的山坡上緩緩升起。

於是他們退回教堂，等待下一絲暮色降臨。霧氣幾乎難以辨認，只是夜幕降臨的跡象，然而，它卻像一場揮之不去的瘟疫，每逢傍晚都蔓延開來，逐漸吞噬著法國的鄉村。在其影響下，雜草和灌木枯黃，整棵樹光禿禿地倒下，池塘和溪流潰爛，所有生物，從人到狗，都未能倖免。

從老鼠到跳蚤——它敞開腹部，任由這無止盡的存在侵擾。總而言之，燃燒的蒸氣似乎構成了一道魔鬼般的防線，形成一道不斷擴張的護城河。為了保護已開啟的大門石而獻出生命。

然而，對於任何誤入歧途的旅人來說，等待他們的遠不止是迷霧。當修道院……

西方的地平線吞噬了最後一縷日光，大教堂扭曲的弧線掠過林地，教堂屋頂的上層爆發出一陣混沌的喧囂，如同烏鴉的嘈雜聲般沖向天空。一團旋轉的花崗岩雕像柱螺旋上升，直指星空，這空中的怪獸聚集起來

變成了許多遊蕩的鳥群，它們像成群的帶翼惡魔一樣在鄉間遊蕩。它們四處獵殺，吞噬一切遇到的活物。如同致命的迷霧，它們每晚都會侵占新的領地，飛得越來越靠近有人居住的村莊，對附近的穆拉特、維克敘塞雷和聖弗盧爾等城鎮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

這些空中生物並非真正的怪誕者，因為它們各自所模仿的怪誕者的血肉早已因日曬而腐朽。這些雕像不過是它們生前模樣的花崗岩複製品，如今被原始惡魔佔據：這些惡魔是從敞開的門石中逃脫出來的靈體，虛無縹緲的惡魔，與埃爾喬的真正本質毫無相似之處。這些岩石形態不過是被附身的石頭，是地獄創世之初被投入其中的惡魔的化身。曾經擁有這些身體的埃爾喬早已被陽光凝固。如今只有惡魔佔據了它們，在月光下合而為一，將恐懼散播到不斷擴張的陰影之地。

即使越來越多的村民得知了蔓延的腐蝕性迷霧和臭名昭著的飛行雕像，並找到了逃離這些日益可怕的怪物的辦法，也鮮有人能逃脫這無所不能、致命至極的地獄陰謀。這場大瘟疫如同從黑海昇起的龍，長著三個膨脹的頭顱，分別對應三個名字：鼠疫、肺炎和敗血症。這三頭怪獸騎著黑鼠，被法國人稱為黑死病，地獄也隨之降臨。

這的確是魔鬼的毒藥。即便亞洲六十六分之一的地區已籠罩在死亡的惡臭之中，路西法對人類靈魂的渴望也僅僅被激發了一半。她想要將人類全部據為己有，永遠囚禁於她之中。於是，在1347年10月的尾聲，一輪碩大的滿月之下，黑死病順著「聖戈德貝爾塔號」的纜繩，順著船的繫纜，席捲了整個歐洲。短短幾天，路西法的致命毒藥便使繁華的海港墨西拿窒息而亡，並像一股劇毒的海風般吹向內陸。

瘟疫席捲墨西拿城後，一路往南蔓延五十英里，抵達卡塔尼亞城。城中居民很快發現瘟疫爆發，立即封鎖了城鎮；然而，瘟疫蔓延之快，使得他們的封鎖措施為時已晚。卡塔尼亞如同成熟的水泡破裂，傾瀉出無數的黑蘋果。

在發燒的腋窩下。而卡塔尼亞城也屈服於這場蔓延的瘟疫。

瘟疫肆虐，威尼斯城也黯然失色，每天有六百具屍體從城中走出。威尼斯醫生們為了救治日益增多的病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結果十個人裡有八個身上長出了毒蘋果，也隨之死去。邪惡的女巫是路西法。總而言之，威尼斯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屍體在陽光下腐爛。

鼠疫、肺炎和敗血症肆虐，路西法繼續她的黑蘋果收割。她揮舞著三叉戟，將這三種瘟疫推向更北的地方，肆虐歐洲中南部沿海地區。附近的撒丁島和

科西嘉島因她那邪惡的天才而毀滅，十二艘駛入墨西拿港卻被勒令離港的商船中，有三分之一最終停靠在熱那亞港。如同在墨西拿一樣，熱那亞的港口官員突然發現這些船隻攜帶了瘟疫，便用燃燒的箭矢阻擋住它們，然後下令驅逐。

為了駛出港口，病弱的船員們照做了，他們駛向馬賽和巴塞隆納的海港，但在此之前，他們又將更多患病的鼠類順著纜繩排泄到熱那亞的碼頭上。短短幾天之內，整座城市就變成了一座臭氣沖天的墳墓。

當一部分解散的艦隊抵達馬賽港時，當局允許這些受污染的船隻停留，但條件是所

有船隻和貨物都將被沒收。受感染的水手和老鼠湧入城內，不到一個月，魔鬼病就吞噬了整個城市。對於居住在監獄和修道院等封閉場所的受害者來說，這些圍牆環繞的建築變成了腐敗的密閉容器，其中的死亡率飆升至十人中有八人。甚至有些人完全死亡。曾經繁華的港口城市馬賽陷入了沉默。一萬五千名男女老幼化為灰燼。

1348年初，黑死病艦隊的最後殘骸緩緩駛入巴塞隆納的碼頭。如同在馬賽一樣，港口官員沒收了這些船隻，並允許受感染的船員進入城市。不出所料，城中每一座教堂都未能倖免於持續不斷的瘟疫侵襲。

一隊隊馬拉著的馬車，車上堆滿了屍體。正如大多數城鎮官員所說。

人們早已沉溺於各自的「黑蘋果」之中，社會秩序淪為原始的混亂。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數百名巴塞隆納人深信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他們聚集在墓地，以怪誕的慶祝活動和醉酒狂歡來慶祝亡靈節。他們一同作惡、死去，最後腐爛在那些幸運地在瘟疫到來之前就已去世的親人的墳墓上。由於墓地已無空位，也沒有在世的神父來祝聖新的聖地，更遑論埋葬這些感染的死者，那些收集屍體的人開始將馬車推向大海，把他們臃腫的貨物遺棄在無數的屍體之中。

屍體早已被沖刷到岸邊。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類遺骸被拋入大海；小鎮傍晚的內陸微風變得極其污濁，以至於即使只是匆匆聞一聞夜風，也會讓那些尚未因其他原因生病的人感到劇烈的噁心。四面八方，空氣、土地和…

海面上瀰漫著難以估量的腐臭味。

瘟疫從義大利港口城鎮向內陸蔓延，徹底摧毀了比薩、羅馬和那不勒斯等主要城市。許多當地居民認為，這都是聖經中可怕的預言所致。上帝對他們發怒了。而一些較為有學問的人則推測，這場瘟疫的罪魁禍首是一場強烈的地震，因為這場地震僅發生在一年前，它是一場令人難忘的巨變，震央從威尼斯一直延伸到那不勒斯，橫跨整個意大利半島。他們認為，地震過後，有毒的氣體從地底逸出，飄散到各地，最後被人體皮膚吸收。因此，許多城鎮居民避免從事任何會導致出汗或皮膚毛孔張開的繁重勞動，還有一些人則用尿液塗抹全身，試圖隔絕這些所謂的致命氣體。大多數沒有逃離城鎮的人都待在家中，盡量避免接觸街上堆積如山的屍體。而那些膽敢外出的人，則將頭部完全包裹起來，只在眼睛周圍留一條細縫。他們用鮮花和香料花束遮住臉龐，以過濾空氣。

腐肉的惡臭瀰漫，人們徒勞地試圖抵禦籠罩整個地區的無處不在的傳染病。

隨著人們湧出受污染的沿海城市，大規模的內陸遷徙隨之而來，瘟疫進一步深入歐洲腹地。當這場可怕的瘟疫入侵米蘭時，當地居民迅速採取行動，識別感染者，將整戶人家困在家中，然後放火焚燒。儘管市政官員立即封鎖了這座城市，米蘭最終還是難逃瘟疫的侵襲。

在佛羅倫斯，市政官員別無選擇，只能強制執行一項法令，禁止教堂單調的鐘聲響起。他們嚴格限制哀悼者的人數，每次葬禮只允許兩名訪客，以便墓地裡眾多的掘墓隊有足夠的活動空間。隨著疫情蔓延，墓園人滿為患，這座城市最終採用了溝渠葬。

掘墓人將三具或更多屍體堆疊在散落的泥土層之間。

或許，掘墓人最懂得把握時間，他們用埋葬的屍體數量來標記工作進度。當幾名工人將屍體掩埋在溝渠裡時，其他人也加入了。

人們不斷挖掘越來越長的壕溝。數週以來，死亡的隊伍如同鐘錶般精準地運作著。每隔一小時，就有滿載十具、二十具屍體的馬車運抵墓地。最終，佛羅倫斯最繁忙的道路變成了看似無法通行的乾涸泥濘車轍，通往的只有死亡之溝。

此後不久，馬賽陷落，阿爾勒也相繼陷落，隨後是教皇宮所在地、聖座首府阿維尼翁。阿維尼翁城內居住著四萬八千名人口，人口密度極高，因此這座城市陷落的速度比其他城市都快。

末日佈道者擠滿了街道，高聲呼喚眾人悔改。他們扭曲地擁抱一種看似無法逃避的邪惡，許多人將街角當作自己的宗教聖地，在那裡講述他們的故事，預言人類的末日。他們號召四處逃竄的人群，聚集病患，聆聽他們雷鳴般的講道，而他們的預言也因此應驗——那些聲音最大的佈道者最終都變成了黑蘋果，銷聲匿跡。

短短幾個月內，阿維尼翁每天有四百人喪生，一半的人口化為塵土。如同那些在街角高聲疾呼的末日佈道者一樣，城裡的大多數居民都確信上帝的憤怒降臨在了他們身上。這場大瘟疫是上帝對他們巴比倫式生活方式、放蕩不羈和罪惡的懲罰。他們禱告、許諾、懇求，

然而，死亡人數仍在攀升。絕望的教宗克萊門特將他的聖油灑在河面上，並將整條羅納河奉為聖地。就這樣，一條巨大的河流成為了方便而神聖的埋葬地，阿維尼翁的掘墓人將瘟疫死者運到聖貝內澤橋中央，然後把他們扔下橋。

路西法的邪惡毒藥也侵蝕了聖座，九位樞機主教和阿維尼翁一半的教士葬身墳墓。然而，瘟疫卻未能奪走他們所任命的教宗的生命，教宗克萊孟在秘密任命的衛兵和醫生的掩護下，於夜幕的掩護下逃離了教皇宮。那些垂死的顯貴和病弱的貴族們則留在了宮殿裡。

他們聚集在城門前，懇求克萊門特教宗赦免他們並為他們舉行臨終聖禮，卻絲毫不知他已於數日前逃離了這座城市。當他們發現他已逃脫時，他們被告知他已遷往北方的瓦朗斯城，但事實上，克萊門特他隱居在偏遠山區的格勒諾布爾村，住在兩座常年燃燒的壁爐之間，周圍圍繞著以蓋伊·德·肖利亞克為首的一群精挑細選的醫生。除了在教廷內部保守秘密的能力之外，他還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醫生。

克萊門特的私人醫生兼寵臣——一位醫術精湛的法國醫生，經常為克萊門特及其幾位樞機主教診治。在解決眼前的醫療需求後，克萊門特透過書信往來遠距治理聖座，與留在教皇宮執行教宗旨意的菲爾穆斯樞機主教保持溝通。

1348年春天反常地提前到來，隨之而來的是酷熱難耐的夏季和鋪天蓋地的死亡。巴黎迅速被黑死病吞噬，每天有超過八百具屍體被送來，方圓十英里內都瀰漫著揮之不去的惡臭。如同教宗克萊門特一樣，國王腓力二世也隱匿起來，只向少數親信透露了自己的真實行蹤。當時負責新組成的皇家衛隊的伯恩上尉便是其中之一。正如居伊·德·尚利亞克在教皇宮廷及其教廷中備受信任一樣，伯恩在腓力二世的王室中也同樣享有很高的威望。

巴黎衰落後，法國主要城市里昂、波爾多、奧爾良和蘭斯也相繼衰落，隨之而來的是王室及其領導層的崩潰。

國王的臣屬和世世代代的貴族屍橫遍野，堆積在公共墓穴中，而他們貧困潦倒的僕人則被棄屍路邊，任其腐爛。巷道和河流上屍橫遍野，各種無人駕駛的船隻漫無目的地漂流在水道中。尤其是暴雨過後，數百具腫脹的屍體順流而下，屍體密密麻麻地纏繞在一起，形成漂浮的肉島。

如同死亡的光環，白色的泡沫環繞著焦黑的屍堆，許多屍筏之上盤旋著長腿白鳥，它們用喙啄食著豐富的……

腐臭的船隊帶來了昆蟲。死亡利用多種方式穩定蔓延。

在波爾多城附近，杜加特橋狹窄的橋墩如同屍網，將浸泡在水中的人、羊、牛、馬的殘骸聚集在橋墩上。那些膽敢過橋的旅人，都低下了頭，被橋下沸騰的泡沫散發出的刺鼻氣味灼燒著。大多數靠近橋樑的動物都拼命掙扎著想要渡河，以免被強行驅趕，許多牲畜還沒到達對岸就躍過上游的河堤，陷在下方發酵的污泥中，成為泡沫的燃料。道路和河流，城鎮和城市，國王和王國，大地正在走向死亡。就連最高的天空也瀰漫著腐臭的氣味。

而路西法爾一直對她所造成的一切幸災樂禍。

【第十一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